

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绝望计划，而胜利，将是最糟糕的结果……



三部曲之一 | 最后帝国(下)

THE FINAL EMPIRE

A glowing, ethereal figure of a Mistborn character, possibly a Shardbearer, is depic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cover. The figure is composed of swirling, luminous blue and white mist or smoke, forming a shape reminiscent of a dragon or a powerful being.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blue with a subtle pattern of fine lines.

迷雾之子
MISTBORN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张晓哲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迷雾之子

MISTBORN



三部曲之一 | 最后帝国 (下)
THE FINAL EMPIRE

[美] 布兰登·桑德森 著
张晓哲 译 李天奇 译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它不是一个影子。

这个跟着我、只有我能看见的黑糊糊的东西，不是真的影子。它是黑色透明的，但是它没有像影子那样完整的轮廓。它没有实质的东西：虚无缥缈，没有形状。好像是由黑暗的雾气形成的。

或者说，也许，那就是迷雾。



20

纹变得非常厌倦卢萨岱尔和菲利斯之间的景色。在过去的几星期，她在两地间往来了十几次，看着同样的棕色小山、参差不齐的树、杂草丛生的低矮林木。她开始感到她好像能分别辨识出路上的每一次颠簸。

她参加了无数的舞会，但是它们只是开始。午餐会、会客室的派对和其他形式的白天娱乐活动也很受欢迎。经常，纹一天中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两次，甚至三次。显然，年轻的贵妇没有比一天在马车里坐六个小时更好的事可做了。

纹叹了口气。不远处，一群斯卡人在一条运河边，沿着纤路跋涉，拉着一条驳船去卢萨岱尔。她的生活可能还要糟。

她还是感到郁闷。时间还是正午，但是要到晚上才会有重要的活动，因此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回菲利斯。她一直在想，如果她使用销钉路，能使旅途快多少。她渴望在迷雾中跳跃，但是凯尔西不大情愿继续训练她。他允许她每晚出去一会儿，以保持她的技能，但是不允许她任何极端的、刺激的跳跃。只是一些基本的动作，大多数是站在地上推、拉小东西。

她开始为持续的虚弱变得郁闷。自从她遇到审判官，已经三个多月了。冬

天最冷的时候连一片雪花都没有飘就过去了。她还要多久才能恢复？

至少我还可以去舞会，她想。尽管她对经常旅行感到烦恼，纹开始喜欢她的职责了。假扮贵妇事实上远不如一般的偷窃紧张。的确，如果她的秘密被发现，她会失去生命。但是，现在贵族看来愿意接纳她，和她跳舞，和她吃饭，和她聊天。这是好日子，少了点刺激，但是她终究可以用熔金术弥补它。

她还有两个郁闷的地方。一个是不能搜集有用的信息，她越来越为避开她的问题而生气。她变得有足够的经验来判断，有大量的密谋在进行。但是，她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人，他们不让她参与其中。

虽然她对被排除在外的地位很令人生气，但是凯尔西有信心这种局面最终会改变。纹的第二个主要烦恼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伊兰德·樊乔领主在过去的几星期里显然缺席了几个舞会，但他出席时也重复着整个晚上和她待在一起的举动。虽然她不再独自坐着，她很快就意识到其他的贵族没有一个像伊兰德那样有……深度。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古怪离奇的智慧、诚实或热切的眼睛。其他人都不是真心的，不像他那样。

他看上去并不回避她。然而，他看上去也不是拼命要和她待在一起。

我有没有误读他？当马车到了菲利斯时，她在想。有时，伊兰德很难理解。不幸的是，他那明显的优柔寡断并没有改变他前未婚妻的性情。纹开始意识到凯尔西为何会警告她避免引起任何太重要的人的关注。幸好，她并不经常撞见仙

艾拉瑞尔，但是，她们见面时，仙抓住每个场合愚弄纹、侮辱纹和降低她的身份。仙以平静的、贵族的方式这么做，连她的举止都提醒纹她有多么低人一等。

也许我太专注于法莱特的角色了，纹想。法莱特只是幌子，她应该是仙说的那样。然而，侮辱还是伤人的。

纹摇摇头，把仙和伊兰德置之度外。在她到城里的路上，灰已经落下来了。虽然现在停止了，在城里的街道上，还是可以从一堆堆沉积物和吹过的黑色疾风中看到它的余波。斯卡工人在走动，把煤烟扫进垃圾箱并把它运出城。他们偶尔要匆忙地避开经过的贵族马车，没有一辆马车会为这些工人放慢速度。

可怜的家伙，纹想，经过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在摇白杨树，把灰

摇下来，这样树就打扫干净了。让树上的灰摇落到经过的贵族的头上可不行。孩子们两个两个地摇树，把令人恼怒的黑灰像阵雨一样洒在头上。挥舞着手杖的工头小心地在街上来回地走，确保工作在继续。

伊兰德和其他人，她想，他们肯定不理解斯卡人的生活有多糟糕。他们在漂亮的城堡里跳舞，绝不会真的理解御主大帝压迫斯卡人的程度。

她可以看到贵族的美。她不像凯尔西，彻底地恨他们。他们有些人看来很友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她开始在想，斯卡人所讲的有些关于他们残忍的故事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当她看到像可怜的男孩被处死，或者斯卡小孩在做扫煤灰这样的事，她很困惑。贵族怎么能不看见呢？他们怎么会不理解呢？

她叹了口气，当马车最后停在了雷诺克斯府邸时，她的视线从斯卡人身上移开。她立刻注意到，在里面的院子里，有一大群人。她抓起一小瓶未开封的金属，担心御主大帝已经派士兵逮捕雷诺克斯。然而，她很快意识到，人群不是士兵，而是穿着简单工人服装的斯卡人。

马车穿过大门，纹的疑惑加深了。在斯卡人中有一堆堆的盒子和麻袋，许多人在掸刚落下来的煤烟。工人们忙着在一系列的马车上装运东西。纹的马车在府邸前停下来，她不等萨奇德开门就自己跳下来，拎起裙子，大踏步地走到凯尔西和雷诺克斯跟前，他们正站着看工人的操作。

“你们要从这里把东西运到山洞里去？”当纹来到了两人跟前时，她喘着气问。

“对我要有礼貌，孩子，”雷诺克斯领主说，“当我们能够被看到时，保持表面形式。”

纹照做了，透着气恼。

“当然咯，纹，”凯尔西说，“雷诺克斯要处理他收集的所有武器和供给。如果人们没看见他把它们运走，会开始起疑心。”

雷诺克斯点点头：“表面上，我们要把这些通过运河驳船，送到我位于西部的种植园。然而，驳船会停下来，在造反者的大岩洞扔下供给和许多的运河船工。驳船和一些人会继续前进，做做样子。”

“我们的士兵甚至不知道雷诺克斯参与了这个计划，”凯尔西说着，笑了，“他们认为他是我欺诈的贵族。还有，这是我们去视察部队的好机会。在山洞里待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可以乘雷诺克斯往东的其中一条驳船去卢萨岱尔。”

纹顿了顿。“我们？”她问，突然想到要在驳船上度过几星期，在途中日复一日地看着同样的无聊景色。那要比在卢萨岱尔和菲利斯两地来回还要糟。

凯尔西挑起一边眉毛：“你听上去很担心。显然，有人渐渐地喜欢她的舞会和派对了。”

纹脸红了：“我只是想我应该在这里。我的意思是，因为生病错过的时间，我——”

凯尔西举起一只手，咯咯地笑道：“你留下来，叶丹和我去。我需要视察部队，叶丹轮到去监督部队，这样汉姆可以回卢萨岱尔。我还要带上我的哥哥，然后把他放在教团助手在凡尼斯的安插点。你回来很好，我们离开前，我想让你和他待一会儿。”

纹皱起眉：“和马什？”

凯尔西点点头：“他是个迷雾行者搜寻师。青铜是其中一种不太有用的金属，特别是对于完全的迷雾之子，但是马什声称他能向你展示一些技巧。这也许是你和他一起训练的最后机会。”

纹向着集合的商队瞥去：“他在哪里？”

凯尔西皱起眉：“他迟到了。”

在家里忙吧，纹想。

“他应该很快就会在这里，孩子，”雷诺克斯领主说，“也许你想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我近来休息够了，她想，控制着她的愤怒。她没有进府邸，而是穿过院子，审视着货物和工人，他们在把供给包装好，搬到马车上，运到当地的运河船坞。地面保持得很好，不过灰没有被清理掉，剪得很矮的草地意味着，她不需要把裙子拎得很高，也不会拖在地上了。

除那以外，除去衣服上的灰容易得惊人。正确的洗涤，加上昂贵的肥皂，连白色的衣服都可以一尘不染。那就是为何贵族总是有看上去很新的衣服的原因。区分斯卡人和贵族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事。

凯尔西说得对，纹想，我是来享受贵妇生活的。她担心着她那新的生活方式所鼓励的会改变她的内心。曾经，她的问题是，诸如饥饿和挨打。现在，它们变成了诸如长时间坐马车和伙伴没有准时赴约。像那样的改变对一个人有什么影响呢？

她对自己叹了一口气，走在供给货品中。有些盒子会装满武器：剑、战斗用的棍棒、弓箭，但是大多数是袋装的食品。凯尔西说，组建部队要的粮食远远多于钢铁。

她的手指沿着一堆盒子而动，小心不蹭到它们顶上的灰。她知道今天他们要发出一条驳船，但是她没有料到凯尔西要一起去。当然，他也许才刚刚决定要去，连这个新的、更负责的凯尔西也是个冲动的人。也许这是领导身上的好特性。他不怕加入新的想法，不管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也许我应该要求和他们一起去，纹懒散地想，最近我假扮贵妇的时间太多了。前两天，她看到自己笔直地坐在马车上，一本正经，尽管她独自一人。她担心她在失去敏锐的直觉，当法莱特几乎要比当纹对她来说更自然。

然而，她当然不能离开。她和弗拉维妮小姐约好了共进午餐，更不要说哈斯丁家族的舞会。它将是这个月的主要社交活动。如果法莱特缺席了，要花几周才能补救。还有，总会想起伊兰德。如果她再次消失，他可能会忘了她。

他已经忘了你，她告诉自己。在过去的三次派对上，他勉强对你讲了几句话。要有脑子，纹。这只是另一场欺诈，另一个游戏，就像你以前玩过的那样。你创立声誉为的是得到信息，不是凭借它调情和玩耍。

她朝自己点点头，下定决心。在她身边，一些斯卡人在朝其中一辆马车上装东西。纹顿了顿，站在一大堆盒子边上，看着那些人干活。据道克森说，部队的招募在加速。

我们有了推动力，纹想，我猜想消息传出去了。那很好，假如它传得不是

太远。

她看了一会儿搬运工，感觉到了有点……奇怪。他们看上去没有专心致志。一会儿过后，她确定了他们分散注意力的源头。他们不断地扫视着凯尔西，干活时在低语。纹慢慢靠近，但还在盒子的掩护下，燃烧着锡合金。

“……不，那肯定是他，”其中一人低语道，“我看到了伤疤。”

“他很高。”另一个说。

“他当然很高，你还期望什么？”

“他在我入伍的地方讲过话，”另一个说，“幸存者。”他的语气中有敬畏。

这些人继续干活，走过去拿更多的盒子。纹昂起头，然后开始在工人里走动、倾听。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在讨论凯尔西，但是这么做的人数量惊人。她也听到一些人提及了“第十一种金属”。

因此，那就是原因，纹想，聚集更多的人不是造反者的推动力，而是凯尔西的。这些人谈及他时的语气是悄悄的、几乎是虔诚的。因为某种原因，那使纹不安。她可做不到站着听他们这样谈论她。但是，凯尔西轻易地对待它们。他那充满感召力的个人魅力也许只是让谣言更盛。

纹想知道，如果完成了这件大事后，他会不会就此放手。其他的团伙成员显然对领导职位没有兴趣，但是凯尔西看来是靠着这个激励的。他真的会让斯卡造反者掌权？有人会放弃那种权力吗？

纹皱起眉。凯尔西是个好人，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好的御主大帝。然而，如果他真的要控制一切，就有点背叛的味道，违背了他对叶丹许下的诺言。她不想看见凯尔西那么做。

“法莱特。”凯尔西叫道。

纹微微地吓了一跳，感到有点内疚。凯尔西指着快停在府邸门口的一辆马车。马什到了。当马车停下来，她走了回来，和马什差不多同时到了凯尔西跟前。

凯尔西笑了，朝纹点点头。“我们还要一会儿才能准备好离开，”他对马

什说，“如果你有时间，你能向一个孩子展示一点东西吗？”

马什转向她。他和凯尔西一样，身材瘦长，金头发，但是他不如凯尔西英俊。也许是因为缺乏笑容。

他朝上指，向着府邸的前阳台：“在那上面等我。”

纹张开嘴要回答，但是马什的表情又使她闭嘴了。他使她想起了以前，几个月之前，那时她从不向她的上司提问。她转身，离开这两个人，进了府邸。

上楼梯到前阳台才一点点路程。当她到那里时，她拉过一张椅子，坐在粉刷过的木栏杆边上。当然，阳台上的灰尘已经擦洗干净。马什还在下面跟凯尔西和雷诺克斯交谈。在他们之上，甚至在延伸的商队之上，纹可以看见红色的阳光下城外贫瘠的小山。

只扮了几个月的贵妇，我已经发现任何没有耕作的土地要差劲一些。她想。在她和睿一起漂泊的那些岁月里，她从未觉得这风景“荒芜”。凯尔西说过这整片土地以前甚至比贵族的花园还要肥沃。

他想开垦这些地吗？保管师也许可以记住语言和宗教，但是他们不能为早已灭绝的植物创造种子。他们不能使灰尘停止飘落或使迷雾消失。如果最后帝国灭亡了，世界真的会大变吗？

还有，御主大帝难道对他的地盘没有某种权利吗？他打败了黑暗力量，或者说他声称是如此。他拯救了世界，并以拐弯抹角的方式，使它变成了他的。他们有什么权利试图从他手中把它夺走？

她经常想着这样的事，不过她没有向其他人表达她的担忧。他们看上去都致力于凯尔西的计划，有些人甚至和他有着同样的远见。但是，纹更犹豫。就像睿教她的那样，她已经学会了对乐观的怀疑。

如果有计划让人犹豫，这就是一个。

然而，她正在努力忽略她对自己的质问。她知道她待在团队的理由。是因为人，而不是计划。她喜欢凯尔西。她喜欢道克森、布里兹和汉姆。她甚至还喜欢那个奇怪的小鬼和他那有着怪念头的叔叔。这个团队和她以前待过的任何一个都不一样。

那是个让他们杀了你的足够好的理由吗？睿的声音在问。

纹顿了顿。她最近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听到他在她脑海中的低语，但有时还有。睿的教诲，通过反复的训练融入了她十六年的生活中，不能被随便丢弃。

过了一会儿，马什到了阳台上，用他那冷酷的眼睛瞥着她，然后说话了：“凯尔西显然期待着我这个傍晚给你训练熔金术，我们开始吧。”

纹点点头。

马什看着她，显然期待着更多的回应。纹静悄悄地站着。你不是唯一讲话精练的人，朋友。她在心里说。

“很好。”马什说着，坐在她边上，把一条胳膊搭在阳台的栏杆上。当他继续说话时，声音听起来不是那么生气了：“凯尔西说你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内在金属能力的训练上，对吗？”

纹又点点头。

“我怀疑许多完全的迷雾之子忽略了这些能力，”马什说，“这是个错误。青铜和红铜可能不像其他金属那样华而不实，但是，在一些训练有素的人手里，它们可以变得强有力。审判官通过对青铜的操纵而工作，下层社会的迷雾行者是靠红铜才赖以生存的。

“在这两种力量中，青铜要更微妙得多。我可以教你怎样正确地使用它，如果你练习我展示给你看的，然后你就会有許多迷雾之子没有想到的一个优势。”

“但是，不是其他的迷雾之子也知道燃烧红铜的吗？”纹问，“如果你的对手不受它的力量影响，学习青铜的使用还有什么用？”

“我发现你已经和他们中的人一样想问题了，”马什说，“不是每个人都是迷雾之子，女孩。事实上，只有极少人是。不管你们这种人喜欢怎么想，普通的迷雾行者也可以杀人。知道攻击你的人是一个蛮力士而非掷而者可以很轻易地挽救你的生命。”

“好吧。”纹说。

“青铜还会帮助你识别迷雾之子，”马什说，“如果你看见有人在附近没有烟幕手时使用熔金术，但是感觉不到它们发射出熔金术的脉动，那么你就知道他们是迷雾之子，要么是那样，要么他们是审判官。无论哪种情况，你都应该逃走。”

纹默默地点点头，她身体侧面的伤口微微地抽动。

“燃烧青铜要比燃烧着红铜到处跑有利得多。是的，通过使用红铜，你隐蔽了自己，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你也蒙蔽了你自己。红铜使你的情绪不能被煽动或抑制。”

“但是，那是好事。”

马什微微地昂起头：“哦？什么是更大的优势？不受某个安抚者的影响，但是也无法察觉他的关注？或者相反，根据你的青铜，确切知道他要抑制哪种情绪？”

纹顿了顿：“你可以看到具体的东西？”

马什点点头：“通过注意和训练，你可以识别你的对手在燃烧金属中的微小变化。你可以精确地识别，一个安抚者或煽动师想要影响一个人情绪的哪一部分。你还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某人在爆燃他们的金属。如果你变得很熟练，你可能甚至能够判断他们什么时候在缓慢地燃烧金属。”

纹陷入了思考。

“你开始看到这样做的好处了，”马什说，“好的，现在燃烧青铜。”

纹照做了。立刻，她感到空中有两组有节奏的重击。无声的脉动向她冲过来，像擂鼓或海浪的冲刷。它们是混合的、混乱的。

“你感觉到了什么？”马什问。

“我……想有两种不同的金属在燃烧。一种是从楼下凯尔西那里传来的，另一种是从你这里来的。”

“好的，”马什欣赏地说，“你练习过了。”

“不多。”纹承认。

他挑起一边眉毛：“不多？你已经能确定脉动的来源了，那需要练习。”

纹耸耸肩：“它对于我很自然。”

马什沉默了一会儿。“很好，”他最终说，“这两种脉动不一样吗？”

纹专心致志，皱着眉。

“闭上你的眼睛，”马什说，“摒弃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只聚焦于熔金术的脉动。”

纹这样做了。它和用耳朵听到的脉动不同——真的不像。她不得不专注于区分这两种脉动的具体情况。一种感觉上……好像在朝她打来。另外一种，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每一次跳动好像在把她拉向它。

“一种是拉的金属，是吗？”纹问，睁开眼睛，“那种是凯尔西的，而你在推。”

“很好，”马什说，“他在燃烧铁，正如我要求他那样做的，这样你就可以练习了。当然，我在燃烧青铜。”

“它们都那样吗？”纹问，“我的意思是，感觉很清晰？”

马什点点头：“你可以通过熔金术的信号区分拉和推的金属。事实上，那就是原先一些金属的分类方法。那不是靠直觉分辨的，例如，锡合金拉而白蜡推。我没有让你睁开眼睛。”

纹闭上它们。

“专注于脉动，”马什说，“努力区分它们的长度，你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吗？”

纹皱起眉。她尽量专注，但是她对于金属的感觉好像……混乱了，很模糊。过了几分钟，不同脉动的长度对她来说还是一样的。

“我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她沮丧地说。

“好，”马什直截了当地说，“我花了六个月时间的练习才区分出脉动的长度，如果你第一次就成功了，我会觉得自己很无能。”

纹睁开眼睛：“那么，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因为你需要练习。如果你已经能够区分拉和推的金属……哦，你显然有天赋。也许有凯尔西吹嘘的那么多天赋。”

“那么，我应该看到什么？”纹问。

“最终，你会能够感觉到两种不同的脉动长度。像青铜和红铜那样的内在金属，比像铁和钢那样的外部金属发射出的脉动更长。练习还会使你感觉到在脉动中的三种模式：一种是身体金属的，一种是头脑金属的，还有一种是两种更强大的金属的。

“脉动长度、金属类别和推拉的变化，一旦你知道这三样，你就能判断你的对手在燃烧哪些金属。脉动长的、向你打来的、运动模式很快的是白蜡——内部的、推的、身体金属。”

“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纹问，“外部和内部？”

“金属分四类，或者说，至少，低等的八种是这样的。两种外部金属；两种内部金属。一类都是推的；一类都是拉的。用铁时，你拉体外的某样东西；用钢时，你推体外的某样东西；用锡合金时，你拉体内的某样东西；用白蜡时，你推体内的某样东西。”

“但是，青铜和红铜，”纹说，“凯尔西称它们是内部金属，但是，看上去它们影响外面的东西。红铜使人们感觉不到你在使用熔金术。”

马什摇摇头：“红铜并不改变你的对手，它改变你内在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你的对手。那就是它是内部金属的原因。然而，黄铜直接改变另一个人的情绪，是一种外部金属。”

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她转身，瞥着马什：“你对所有的金属都很了解，但是你只是个迷雾行者，对吗？”

马什点点头。虽然他看上去并不想回答的样子。

那么，让我们试试，纹想着，熄灭了她的青铜。她轻巧地开始燃烧红铜，掩盖她的熔金术。马什没有作出反应，而是继续朝下看凯尔西和商队。

他应该感觉不到我，她想，小心地燃烧锌和黄铜。就像布里兹训练她的那样，难以察觉地接触马什的情绪。她抑制着他的怀疑和阻止，同时使他产生愁闷感。从理论上说，那会使他更可能说话。

“你肯定在哪里学过？”纹小心地问。她暗想，他肯定能感知我所做的，

他会发怒并且——

“我还很年幼时就突然垮掉了，”马什说，“我已经练了很久了。”

“许多人也练了很久了。”纹说。

“我……有原因，它们很难解释。”

“它们总是那样。”纹说着，微微地增加她的熔金术压力。

“你知道凯尔西对贵族的感受是怎样的？”马什问，转向她，他的眼睛像冰。

铁眼，她想，就像他们说的。她对他的问题表示赞同。

“哦，我对审判官也有同感，”他说着，转过身，“为了伤害他们，我愿意做任何事。他们带走了我的母亲，那是在我突然垮掉的时候，也是在我发誓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因此，我加入了造反者，开始尽我所能学习熔金术。审判官使用它，因此我得理解它，理解我所能理解的一切，尽我所能地优秀，你在安抚我吗？”

纹惊跳了起来，突然熄灭了她的金属。马什再次回过身来对着她，他的表情很冷漠。

跑！纹想。她几乎就要这么做了。知道以前的本能还在真好，即使有点埋没了。

“是的。”她缺乏勇气地说。

“你是不错，”马什说，“要不是我开始变得语无伦次，我绝不会知道。停下来。”

“我已经停止了。”

“好，”马什说，“那是你第二次改变我的情绪。不要再这样做了。”

纹点点头：“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我的店铺里，八个月前。”

对了，我怎么没有记起他？“对不起。”纹说。

马什摇摇头，最后转过身去。“你是迷雾之子，那是你的职业，他做着同样的事。”他在低头看着凯尔西。

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马什？”纹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迷雾之子？我在那时只知道怎么安抚。”

马什摇摇头：“你凭直觉就知道其他金属。你那天在燃烧白蜡和锡合金，就一点点，勉强能注意到。你也许是从水或餐具那里得到金属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而你生存了下来？”

纹顿了顿。我的确熬过了许多体罚。许多天没有进食，在巷子里度过下雨或灰土飞扬的晚上……她想。

马什点点头：“很少人，甚至迷雾之子，和熔金术那么同步，以至于他们能凭直觉燃烧金属。那就是让我对你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我为何跟踪你，并告诉道克森到哪里找你的原因。你是不是又在煽动我的情绪？”

纹摇摇头：“我保证没有。”

马什皱起眉，用一种冷酷的凝视审视着她。

“那么严厉，”纹悄悄地说，“像我哥哥。”

“你们亲密吗？”

“我恨他。”纹低语道。

马什顿了顿，然后转过身，“我明白了。”

“你恨凯尔西吗？”

马什摇摇头：“不，我不恨他。他轻浮，妄自尊大，但是他是我弟弟。”

“那就够了？”纹问。

马什点点头。

“我……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纹老实地说，朝外望着挤满了斯卡人、盒子和麻袋的地上。

“你的哥哥对你不好，我猜？”

纹摇摇头。

“你的父母怎么样？”马什说，“一个是贵族，另一个呢？”

“疯了，”纹说，“她幻听，情况很糟糕，以至于我的哥哥不敢把我们和

她单独留下。但是，当然，他别无选择……”

马什静静地坐着，不说话。这怎么轮回到我了？纹想，他不是安抚者，但是他从我这里了解到的和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一样多。

最后把它说出来还是感觉很好。她把手抬起来，悠闲地摸她的耳环。“我不记得了，”她说，“但是睿说，他有一天回家，发现我的母亲倒在血泊中。她杀死了我还是婴儿的妹妹，在混乱之中。然而，她没有碰我，除了给我一个耳环。睿说……他说她把我抱在膝盖上，胡言乱语，宣布我是皇后，我妹妹的尸体就在我们脚边。他从我母亲那里把我抱走，然后她逃走了。也许，是他救了我的命。那是我和他在一起的部分原因，我想，即使在艰难时刻。”

她摇摇头，瞥着马什：“你还是不知道你有多么幸运，有凯尔西这个弟弟。”

“我想，”马什说，“我只是……希望他不会像对待玩物那样对待别人。我以杀审判官而出了名，但是他只是因为他们是贵族而谋杀他们……”马什摇摇头，“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个。他喜欢让别人奉承他。”

他说得有道理。然而，纹也察觉了他语音中的东西。你是哥哥，马什。你是应该负责任的人，你加入了造反者，而不是与小偷为伍。凯尔西受人爱戴肯定让他受到了伤害。

马什说：“他还是慢慢变好了，矿井改变了他，她的……死改变了他。”

这是什么？纹想，微微地振作了点。这里肯定有些问题。伤害，深深的伤害，超过了一个人对弟媳的感情。

那就是了。并不是只是因为“所有人”都更喜欢凯尔西，而是因为一个特别的人。某个你爱的人。

“不管怎样，”马什说，他的嗓音变得更坚决，“他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傲慢，但他的这个计划还是疯狂的。我敢肯定，他这么干的部分原因是想丰富他自己的经验，但是……哦，他不必去造反。他想做好事，不过它可能让他丧命。”

“如果你那么肯定他会失败，为什么还要继续？”

“因为他要让我进教团，”马什说，“我在那里搜集的信息将对我和凯尔西死后几个世纪的造反有帮助。”

纹点点头，低头看着院子。她犹豫地说：“马什，我认为一切不会都发生在他身后。他在斯卡人中确立的地位……他们开始看待他的方式……”

“我知道，”马什说，“这开始于他的‘第十一种金属’的方案。我觉得我们不必担心，这只是凯尔西在玩他一贯的游戏。”

“这使我想知道为何他要走这一程，”纹说，“他要离开这个行动整整一个月。”

马什摇摇头：“那么多人的整个一支部队需要他。而且，他需要出城。他的声誉变得太失控了，贵族对幸存者太感兴趣了。如果谣言传出去，一个手臂上有伤疤的人和雷诺克斯领主待在一起……”

纹点点头，明白了。

“现在，”马什说，“他扮演的是雷诺克斯一个远亲的角色。在有人把他和幸存者相联系之前，这个人必须离开。当凯尔回来时，他要保持低调，溜进府邸，而不是走上台阶，当他在卢萨岱尔时，要戴上兜帽。”

马什话音刚落，就站起身：“不管怎样，我已经教了你基本的。现在你只需要练习。当你和迷雾行者在一起时，让他们为你燃烧金属，专注于他们的熔金术脉动。如果我们再次相遇，我会向你展示更多，但是除非你练习，否则我无能为力。”

纹点点头，马什没有任何其他的道别形式就走出了门。一会儿后，她看见他再次走近凯尔西和雷诺克斯。

他们真的不恨对方，纹想着，把双臂交叉着搭在栏杆上。那是怎么样的感情呢？想了一会儿后，她确定兄弟间的友爱有点像她应该在寻找的熔金术脉动。此刻，它们对于她来说太陌生了，她还不能理解。